

講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貳集】

“帅哥”军阀唐继尧养颜秘方
康有为晚年屡演尴尬局面

国难家愁不了愁，郁达夫情海生波始末
奈何生在帝王家

——末帝溥仪十三年仍满皇帝梦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瑣記 貳

[第貳集]

金世昌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2/高拜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629-9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688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二)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特约编辑:多人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80千

印张:11.75

插页:3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629-9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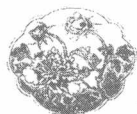
新编·古春风



楼琐记(二)

目 录

县令也革命——龙研仙同情革命	1
革命大亨——浹江李氏与李徵五	4
乡音保命——记何海鸣	9
黑金——倒袁与联合屠龙	14
狭路相逢——蔡乃煌之死	17
强盗大帅——陆荣廷的出身	20
革命游侠——中州大侠王天纵	30
谜样的死亡——李秀山之死	38
驻颜有术——白面霸王唐继尧	45
“大狗熊”督军——吴二哥偏饶妩媚	48
爱困将军——胡笠僧的贤孝	59
窝囊阁揆——孙慕韩好好先生	68
勤学苦读终有成——胡朴安苦学成名	73
玩世不恭——云间名士杨了公	75
外交悍将——刁作谦高风亮节	81
保皇派如是说——康有为的虚君共和	83
圣人也撒赖——康圣人的晚年	86
同是一“割”两样情——康梁师徒之割	89
叛变的年代——郭松龄倒戈经过	93
无端与人共患难——林长民塞上惊魂	97



知人善遇——李经羲爱重才俊	110
乱世知交——张子武生死酬知	115
女儿当自强——奇女子李梅魂	130
攘夷颂——杨雲史江东独步	133
报界金童——邵飘萍之死	148
超级毒舌派——林白水被杀始末	153
求官有术——纨绔政客潘馨航	161
人间四月天——谈谈徐志摩	165
新中庸之道——“五四”与蔡子民	169
近代孔子——蔡子民的家世	171
折冲繁剧——郭泰祺的一生	174
哲学家之恋——李石岑痴情长恨	177
装神弄鬼——四川活神仙从雲子	181
郁达夫与郭沫若——郁达夫赴日因果	185
国难家变不了愁——再记郁达夫	189
啼笑姻缘——“赵廉”与何丽有	194
终非佳偶——郁王婚案前后	201
苦行儒——记白屋吴生	212
诗狂——“摩登和尚”林庚白	224
艺术大师宁有种——齐白石诗情画意	228
忠而不愚——苍虬老人之梦	233
奈何生在帝王家——一只兰花表的哀怨	245
天网恢恢——东条英机伏法经过	257
卧虎藏龙——岳麓火并的一幕	261
铁口生锈——阮半仙挨揍记	266
胡子却敌——卢冀野的风趣	269
古董大王——岳通天枉死故都	273
妙报人——孙伏园其人	276

叛逆一生——张竞生这个人	281
老司法人——郑烈先生遗事	283
优游林下享清福——龚蒿人儒林峻望	285
近代台湾工业的推手——丁雨生之毁誉	293
教你挑担去——张蕒斋与马江战役	305
戊戌君子——林墩谷、沈孟雅合传	317
近代诗史——黄公度才厄诗雄	331
奇僧——寄禅和尚二三事	337
三二九之役直击——黄花岗上人豪	341
武昌起义直击——武昌首义的三武	345
谭胡子——谭石屏老成威重	368

县令也革命

—— 龙研仙同情革命

郭嵩焘于清季出使英国，回国之后，好谈西欧新政，有《海外日记》等著作，当时一般守旧人物，见之哗然，指为“汉奸”。

王湘绮说他“中洋毒”，更制联句嘲骂：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通人如此，其他可知。

那时，有个少年人，投刺进见和嵩焘谈了半日，嵩焘叹道：“举世无知己，惟此一少年！”

这少年姓龙名璋，字研仙，是丙子（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科的举人，那时才二十三岁，他博览中外政书，知道这不是闭关自守的时候了，不知彼焉能知此？因此无心八股文字，两赴礼闱，不获一第，便以中书改官知县，分发江苏，做了好几任知县，虽是小小七品官，名声却在道府之上。

中日战争时，张之洞总督两江，他向张条陈扼守江淮，待机御敌。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幽禁，慈禧要行废立，密旨征询两江



督刘坤一和湖广督张之洞的意见。坤一便请研仙到署商对策，研仙向坤一道：“废立的事，只在老太太一句话，要怎么办便怎么办，原无须征询疆吏意见的，所以要多此一举者，便是有着顾忌。大帅是中兴宿将，张香帅（之洞）也是朝廷旧臣，会同上奏，老太太便不至蛮动了。”

坤一深觉得有理，其“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警句，据说即是研仙加进去的，光绪的帝位才给保住。

庚子义和团起，南方各省仇教案件，也有发生，研仙进见坤一，请上疏诛首祸诸臣，并和东南各省督抚，照会所在地各国领事，立约保护外侨。同时上书给张之洞，请“肃清君侧”。张本来善于做官，不敢发，但“东南自保”之议，还是采用研仙的建议，而由张季直促成的。

“辛丑和约”之后，他看到清廷政事纷乱，气数已尽，革命潮流澎湃，对党人辄多赞助，在如皋创办小学，并在南京设“旅宁学校”，又返湖南筹创“明德经正”各校。

黄兴倡义长沙，研仙密助十万；刺王之春案发生，黄兴系狱，他也暗里营救，又用了数千元；以后老河口、镇南关、黄花岗诸役，也都有资助，他处事很守秘密，所以清吏都没有察觉。

辛亥（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夏，铁道国有议起，四川发生风潮，沿江各省也汹汹图谋举事，研仙这时虽没有加入革命党，但却同情革命，日夜向新军防营游说，计划俟机起义。

湖南继武昌起义之后，倡言独立，焦达峰、陈作新都向研仙计议，事起，焦、陈任正副都督，研仙也被推为民政长。

当清军攻汉阳时，焦、陈遭人杀害，部曲要报仇，研仙苦口力争，劝以大局为重，不要自相斫杀，乃推谭延闿（kǎi）继任都督，礼葬焦、陈，和谭畏公计议出兵响应武昌义师，自己带兵到辰州，并至镇筴安抚苗黎。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张勋、冯国璋取金陵，失败后，研仙

亦避上海；一九一五年云南起义后，“送命二陈汤”的汤芑铭独立，研仙到了长沙，汤氏已走，研仙再度被推为民政长，不久引退。

一九一八年三月卒，年六十五，遗著有《璧（pì）勤斋集》若干卷。



革命大亨

—— 浹江李氏与李徵五

近百年来，上海商业世家，门第鼎盛者，首推镇海小港“李诵清堂”。

小港为宁波府属的镇海县之小浹江，是甬港下游的一个支港。

李氏的先世，由福建省北迁宁波，南宋时出了不少文学知名之士；元、明间，由奉化的江口，移居镇海的新堰头；清初，再迁至小浹口，世以经营海运为乐。

咸丰间传到李容，字也亭，除海运外并兼营金融，成了巨富，俨为东南商场领袖。

也亭生李嘉，字梅塘，又是个克家令子，弓冶箕裘，家声益振。

同治初年，上海开埠未久，居民稀少，不到十万人，地价一亩不过数十元，也亭父子常到南洋群岛、日本东京各大埠，他预料上海将必日趋繁荣，便首先经营地产，西区的新闾地大半归李氏所有。因名其地为“李诵清堂路”，即西摩路北端一带广大地皮也。

那时西商巨户如哈同、新康诸人，还没有到上海，沪商中称雄一方者，叶澄衷、杨斯盛外，首推李氏父子；更因银行业尚未创办，李家“恒”字头牌号的汇兑庄，尤握金融业的牛耳。

梅塘有五子，长云书，能世其业；次薇庄，即以候补府总办裕苏官钱局，被陆钟琦父子所累，几乎拖垮了的，后经程德全、应德閔为其清理，始告无事，不久便歿；三钟珏，字平书；四某；五即李徵五，江南人所称为李统领，即其人也，尤为知名人物。

宁津习重经商，李氏世业商贾，从没有直接参加政治，徵五参加革命，颇建奇功，最先以爵显，以故，阿拉老乡不论老幼妇孺无不知其人，交亲及行辈高的，则直呼为“李老五”。

李徵五少有大志，富革命思想，性和易，人皆乐于亲近。他对人不论贵贱、贫富、少长、久暂、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皆出以诚信，更因其家世关系，为英、法两租界人望所归。其时上海所称的各闻人，尚未起家；虞洽卿（和德）、傅筱菴（宗耀）诸人，更是出身李家所经营的汇兑庄者，都特别尊重徵五，一时有孟尝君之称。

徵五夫人，为仁和相国王文韶的长孙女，文韶当国时，示意徵五捐个道衔，好图个进入仕途的阶梯；而当时在上海办理商矿的盛杏蓀（宣怀），最赏识徵五，说：“李老五英俊，多才能，有胆识，捐班虽不是功名正途，但循资历保，三五年不难巴结到海关道的。”

徵五却不理会，他看到爱新觉罗王气已尽，革命已是天与人归，终以谭石屏（人凤）的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

徵五既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被指定协助上海会务，与乌程陈英士（其美）先生，南浔张静江（人杰）先生均相知。

英士先生尝游日本习警政，与在日习测绘之黄膺白（躬）先生，暨在陆军士校的蒋中正先生最友善，皆隶同盟会，有“浙江三杰”之称。

庚戌（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辛亥（宣统三年）间，



谭石屏、潘训初均随英士先生往来宁、沪，筹划长江区域军事，既得徵五，尤广通声气，渐届成熟。

武昌义师发难时，上海城内，已有三三两两小儿，手里拿着传单，逢人分送，报告民军起义消息，劝同胞竭力捐助，有勇从戎，有智献策，有钱助饷，购买军用票。更有十三四岁小学生，成群结队，口唱革命军歌，游行过市。

九月初六日，华租两界，同时发现一种印刷品，是江南公民致江督及皖、苏两抚的文告，劝他们揭举义旗宣告独立。同日，上海江海道刘襄荪，也接到露布，限令他让出道台衙门，刘吓得带印逃匿租界。

十三日下午九时，革命军占领闸北警察局后，各城门均高悬白旗，城内遍贴政府告示。十一时，集中县署，知县田宝荣，纳出印绶，携其幼孙由后门逃去。提营参将杨伯衡，缴献炮械，街头安堵如常，江南制造局则小有挫折。先是，英士先生另派一队，于下午四时，分两路进抄，一从斜桥马路直驱西栅，一由沪军营望道桥挺进，都带着快枪炸弹。攻局时，一军士投弹失手，伤同伴数人，送医院医治，局方守军亦在统领苏某指挥下，施放排枪，炮火甚烈，伤民军七人，时民军共约一百四十余人，以众寡悬殊，暂撤望道桥攻击线，急报总部调吴淞炮台营兵四百人协攻。

十四日晨，民军再攻制造局，先从沪军营入手，营兵望见民军，忽大欢呼，各出白布缠袖，管带洪遁声见状急遁。民军冲入二门，至内栅，苏统领埋伏多时，等民军进近，突发排枪，民军敢死队三百余冲锋进，受伤三十余人，队长王国辅殉于阵。民军又改从炮弹厂后面跃进，引火纵烧，喊杀四起，苏知不敌，亦遁，及“光复”大旗升起，始完全得手。

当攻战激烈时，十六铺新舞台伶工，也集合参加；武丑夏月恒跃登木栅，掷弹二十余枚，身受重伤；艺名小连生之须生潘月樵，自后门缘长竿入内，斩开旁门，民军遂蜂拥以入。

此二人传皆徵五所结纳，其欢呼作内应的营兵，也是徵五与有默契的，所以民军能够加速完成其攻占任务。九月十六日开会于海防厅，推英士为沪军都督，徵五之兄李钟珏为民政总长，告示第一句：“父老苦满清苛法久矣！……”读者相告谓：“无殊汉高入关。”

徵五佐英士先生克复上海，更出私财百万，组织“光复军”，会合浙江省朱瑞、江苏省程德全、镇江林述庆各军，攻略南京，逐走张勋的辫子军。

初组织时，宁津人胡金肇业航商，为海参崴某外商轮船公司之华经理，介绍张宗昌及其徒众百余人，马三百余匹来投。徵五召见，见其浑厚壮健，留之谈，并给饮食，宗昌一口气吃了猪、牛排各十客，绍兴酒三四斤，鼓腹称饱，徵五叹为樊哙之流，请于英士先生，编为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团长，所以张终身称徵五为“老祖宗”或“老统领”。其后孙中山逊位，黄克强先生任南京留守，把光复军编为第三军，张遂改隶冷遁。

癸丑（公元一九一三年）讨袁，冷遁适乘军出走，宗昌被编入冯国璋部，失所范陶，最后投入奉军。

讨袁军败，徵五家居上海，与同志仍研讨军事形势与革命大计，颇以声色自晦。但各同志往来上海，多住在他家中；对贫困者，也每有资助。以生平倾慕司马迁所传《游侠》朱家、郭解的为人，曾请吴昌硕篆刻一个玉章，作“一生低首拜朱家”七字，佩在身边。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既死，护国军代表王九龄自海防坐法国邮船到上海，唐继尧电徵五托其照拂，袁的余党指王携带违禁品，欲掀起大潮，徵五挺身出为排解，遂获无事，义声震南北。

一九二四年，曹锟贿选，秽声播中外，孙中山接纳与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之议，卢永祥、齐燮元首先交战，卢部之杨化昭，本徵五门下，深受激励；其后奉直大战，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军大



溃，奉军长驱入关，张宗昌充前锋，乘胜南下，广州帅府即电徵五，相机运用，胡汉民先生并有函述意，徵五命其侄李祖楨由青岛转徐州，约宗昌相晤，徵五自往济南。宗昌闻讯，即自滁州北行，在南宿州候晤。

宗昌和燮元曾共在冯国璋部下，知齐亦能战，张的幕僚如金先吾、李伯仁均出身陆大，皆主持重，故颇踌躇。

徵五告以军事局势与用兵机宜，诫毋失机，张意始动。时杨度在宗昌军中，高阳李鸿藻所重之韩虔古，亦为宗昌所师事，随军同车，宗昌乃延二人与徵五晤，杨韩皆无以折服徵五，宗昌乃曰：“凭老祖宗一句话，俺便这样决定了。”

遂传令直驶浦口渡龙潭，徵五间道至沪，约两租界中西负责代表晤谈，劝但戒备，勿疑惧，勿歧视。直系官员弃职走，宗昌派徵五侄祖夔署上海县长，或告祖夔：“做官坐衙，须先咳嗽。”

接事日，祖夔果大声咳嗽出，满座哄笑。然徵五以宗昌放纵，直鲁军亦无成事望，诚祖夔辞官。

一九二六年，革命军北伐，徵五在津，对北方军事工作，亦居间赞助，何雪竹先生对徵五的策划，亦深赞佩。后宗昌为韩复榘假郑某借口报父仇诱杀。次年，徵五亦病死上海。今其子侄除次房稍见零落外，在台、港者仍能世承其业也。

乡音保命

——记何海鸣

何海鸣以一个文弱书生，始而投笔从戎，继又操觚（gū，操觚，指写文章）宣传革命，辛亥时武汉首义有他，癸丑（公元一九一三年）讨袁，他孤军据守南京二十余日，在当时也算一个名人，却不幸在挫折之后，声光顿敛，寂寂无闻。

其后，脱离革命阵营，参加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隳（huī，毁坏）名节，终于落寞以死。

但其人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人物。

何海鸣是湖南衡州人，自幼随宦武昌，因之自称为湖北人，十五岁读毕五经、四史及诸子书，下笔千言，被录入“两湖书院”，和善化黄兴同为院中高材生，气分相投，遂成莫逆。

黄赴日本后，海鸣也投笔从戎，应张彪之新军第八镇征募，在工程第八营充正兵，拨入陆军特别学校，因体弱多病被淘汰，遂和詹大悲创汉口《大江报》，同称为武汉的名记者，诗文词亦有可观。

黄兴参加“同盟会”之后，把海外各种排满文字，密寄海鸣，海鸣广通声气，和“文学社”、“日知会”等革命团体中胡瑛、刘公、蒋翊武、孙武、张振武、熊炳坤交往最密，俨然湖北省之革



命中坚。

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海鸣在《大江报》上,以文字指摘,涉及总督瑞澂,瑞澂对党人是极恼恨的,便发交夏口厅同知去侦查。

夏口厅有个刘友才,小名贵狗,是长江会党中很有名气的人物,司总稽查职务。海鸣鼓吹革命,凡长江各帮及袍哥弟兄,素有接近,友才虽不知革命大义,但对海鸣却不陌生,因把督署要侦办的消息告知詹大悲,叫海鸣暂避一时,等到风声稍缓和后再回来。于是海鸣便悄悄地南行,在南京碑亭巷亲戚家住下。

南京新军中,有同志曰韩复炎(恢),是江苏泗阳人,在炮兵第九标任事,同盟会南京支部得到文学社通知,便指定韩与海鸣联络。韩到碑亭巷,找到海鸣,见他仪容瘦削,脸上微麻,体弱不胜衣,疑不是他本人,再三说要见汉口来的何先生。

海鸣出示文学社函件始信,自此二人遂成了深交,海鸣后来在南京能够脱险,都亏了他,此是后话。

海鸣在南京时,以革命同志及帮会关系,出入各标营,往往流连三数天,日夜和同志研讨革命排满,韩复炎为他先容,做得很顺利。

次年,汉口方面,因刘友才替他疏解,已经无事,遂决定回汉,韩复炎联同各标营同志,在鸡鸣寺设筵饯行,海鸣赋《江南好》词十二首为别,韩尤依依不舍。

回到汉口后,仍旧主持《大江报》笔政,另外创个《大汉报旬刊》,加强革命宣传,风行各地。

清廷明定铁路国有政策令下,各省发生保路风潮。海鸣主持的两报,抨击借款卖路,鼓吹最烈,于同志集会时,主张乘时取武汉,为天下树风声,孙武等皆颺其议。

辛亥(宣统三年)八月十八夜,瑞澂在督署辕门外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斩首,即所谓武汉起义彭、刘、杨三烈士。海鸣

密把副刊的“特别新闻”夹在《大江报》里送给各营，说瑞澹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密议，将于今夜再杀其余已捕之二十九人，并按照搜获之党人名册，尽法惩治，不使有一人漏网云云。

蔡济民、熊炳坤诸人见之大愤，各标营之列名党籍者，更人人震恐，遂抱定冒险一拼。十九日晚上，工程营先起事，三日而武汉大定，汉口各领事团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通过严守中立，瑞澹遂狼狈遁走，海鸣宣传力量最多。

黄兴到汉主持军事，在汉口、汉阳，和清廷所遣的冯国璋部苦战，冯国璋纵火焚汉口，延烧十余里，二十日不灭；革命军扼守汉阳，渡汉水反攻失利；十月初八日黄离武昌东下，策动起义各省支援鄂军，三武等大哗，通电讥为逃将，同时连及海鸣，自此海鸣也和鄂中同志疏远了，而留居上海。

在上海一段期间，海鸣和戴季陶最接近，时为党人所营各报撰文，孙中山和宋教仁也常常称道他，他颇引为得意。上海本是东南繁盛之区，声色豪华，当时第一，开国英髦（máo，俊杰）中自也有未能免俗，向此中寄情托兴的。

海鸣素以风流自赏，时年尚未三十，且独身，遂无所忌惮，日久遂索性向娼门论起嫁娶了，但对季陶提起，诿说是同乡世好，季陶信之不疑，并代为安排，约同志中眷属作傕介。及期，海鸣所邀请来观礼的，差不多都是北浙江路与苏州河相近地区的所谓“北里姊妹”。戴先生初还不觉得，有某君者，本是“马樱花下常系游骖”的翩翩年少，一见两行红粉，尽是老五、老六、小阿媛之辈，笑告戴氏，谓今应称“群芳大会”，戴大窘，责海鸣孟浪。海鸣大笑道：“一样是天地生成四肢七窍的人，何分贵贱？而且戚串中处境执业，安有尽皆相等者？……”

两人几闹至不欢。这是一九一三年春间的事，在这回喜筵里，韩复炎也自南京到沪做贺客，韩在辛亥年第九镇起义时，和张勋